



进藏采访的解放军记者在野餐



解放军记者与夏尔巴人合影

家庭相册



妈妈“切西瓜”

荣馨儿 文/图

参加某个平台征文活动，获得了一等奖，得到了一台平板电脑的奖励，给我带来了极大的震撼和兴奋。但是，平时我多使用台式电脑，平板就一直闲置在那里。

年初的时候我回了一趟娘家，得知村里开放了好几个WiFi，娘家也能收到信号。见此，我便在下次回家的时候把平板电脑送给了父母，希望年迈的他们也能体会高科技带来的快乐。而且嘱咐时间充足的妹妹，让她负责教父母如何使用平板电脑。

送父亲平板电脑的时候有个小插曲。乡下门户通透，人来人往一览无余，父亲在大门口玩平板的时候就被同村人瞧见了。于是来人问及由来，父亲说是我写文章得奖得来了，特意拿回来送给他。

父亲说这话时语气很平淡，但那种自豪和神气显而易见。子女的好成绩，在父母的眼里就是值得骄傲的资本。

平板送一个月后的某一天晚上，父亲主动和我连接了视频通话，大大地拉近了难得一见的距离。而前段时间，我问及妹妹父母使用平板的情况，妹妹告诉我，母亲正在“切西瓜”呢。

“切西瓜？”一开始我并没明白，但很快就反应了过来，这是一款简易游戏，“老年人玩这些游戏可以减少老年痴呆症呢。”

“是啊，所以我才教妈妈‘切西瓜’，白天忙家事，晚上切切西瓜活动脑筋。以后会多教些游戏让他们玩的。”妹妹如是说。

希望，这现代化科技能够给父母带来快乐和健康！

青春岁月

穿越喜马拉雅山的采访

李荣欣 文/图

那是1984年国庆节后的一天，在拉萨我正做着回内地休假的准备，突然隔壁办公室的电话响了起来。我拿起话筒，原来是军区路晨副政委打来的。他在电话里告诉我，解放军报的三位记者明天上午坐飞机进藏采访，要我做好准备，陪他们近日内下部队。

那时，西藏部队规定干部是工作一年半休一次假，假期3个月。1983年春天，我从日喀则军分区政治部宣传科调到西藏军分区政治部负责组建《战旗报》驻藏记者站，这是我开展工作一年多后的首次回内地休假，所以回内地的心情比较迫切。接到路副政委要我陪解放军报记者下部队的电话，我犹豫了一下，正想打退堂鼓，突然一想，自己是半路出家走上写新闻之路，又是半路出家当上记者的，为了有大的提高，很盼望有人指点。解放军报的记者在新闻报道方面都是很厉害的，部队最权威的报纸的记者

进藏，能同他们一起采访、一起写稿，和他们一块儿下部队，正好是自己向他们学习的好机会。因此，我就答应了下来。放下电话，我就找政治部领导作了汇报，并告诉他们我要推迟休假。

第二天上午，军区司令部派人派车，把解放军报的三位记者王文杰、季桂林、何家生他们从贡嘎机场接到了军区大院，安排住到了路晨副政委对门的那个军区首长小院内。下午上班的时候，我去到了路晨副政委的办公室，恰巧解放军报的三位记者，正在那里听路副政委介绍西藏的情况。我们互致问候后，我问他们说：“你们为什么要赶在这冰天雪地的时候进藏，这时候我们都要想法下山，补充氧气和能量的，你们倒好，偏偏这时候上了高原。”他们说：“有政协委员和人大代表向中央反映，说西藏高原部队在保卫边疆帮助地方建设方面，有很多可歌可泣的英雄事迹，军报领导就抽调我们进藏

作一次多方位、多角度的全面报道。西藏的冬天是难过，可你们长年累月在高原都不怕，我们这么短时间，又能咋着。对我们来说，也是一次体验。”接着，他们问我：“西藏哪个地方的部队最艰苦？我们这次进藏，要去最艰苦的部队采访。”我对他们说：“那当然是珠峰脚下的日喀则军分区海拔5000多米的‘高原红色边防队’查果拉啦，艰苦上它和新疆部队的‘神仙湾’齐名。”我还告诉他们，我在日喀则军分区呆过几年，对那里的情况比较了解，对那里边防一线部队的人也相熟一些。他们听了我的介绍，就急不可耐地说：“明天咱们就去日喀则。”路副政委听后哈哈大笑说：“你们刚下飞机，连高原反应还没有开始，不能走，至少要在军区歇三四天或一星期，等高原反应稳定下来，不那么头痛心慌了，才能下部队。”路副政委告诉他们：“军区司令部的小车现在都外出了，

找不出太好的车辆，只能让政治部派一台北京212吉普去，你们路上小心一点就是了。”

说是让王文杰、季桂林、何家生他们三位在拉萨适应几天，可为了这次采访成功，第二天，尽管他们已经有了强烈的高原反应，但都不愿老老实实在屋里呆着。家生是带队的，他们俩在家生的带领下，跑书店买资料、去机关查地图、上街头观风情，一忙就是大半天。由于缺氧和寒冷，他们不住地喘气和咳嗽，但谁也不言苦。我让他们休息，有啥事我去办，他们说啥也不愿麻烦我，事必躬亲。

为了采访高原边防哨卡，我同他们一起，从樟木到察隅，沿着喜马拉雅山脉从西到东，进行了一次40多天的穿梭之行。采访结束后他们说：“西藏高原边防哨卡的艰苦，出乎意料；西藏高原各民族爱国热情，出乎意料；西藏高原风光的美丽，出乎意料。”

图片故事

人犬未了情

孙世华 文/图

照片上是我养过的两条狗。说起它们，也算人犬情未了。

笔者6岁那年，由于家住城郊山地。每到夜晚，狼嚎就搅得人无法入睡。在我的央求下，父亲的徒弟给我找了一条土狗，我亲自将它养大看家护院。狗特别懂事，每天它都能接送父亲上下班，以后又接我上下学，陪着我到处玩。遗憾的是，当年人都不容易吃饱，狗被饿成皮包骨。于是，趁我不在家，父亲用它换了点大米过年。为此，念念不忘的我每次提起，家人都懊悔不已。

工作后，曾经有一段时间，我十分喜欢品尝狗肉，有一天，邻居在熙来攘往的大街上开了一个狗肉店。为了招揽顾客，开张那天，他们把一条笨狗面向大树绑在上面，又把它的四条腿分别向身体两侧拉直，用铁钉把它的

爪子钉到树干上，再用锋利的小刀活生生的割开它的两条后腿，利用它每一次凄厉挣扎的惨叫、扭动、抽搐作压力，促使鲜血不断从体内流出，直至声嘶力竭，流尽最后一滴血，才慢条斯理地开膛破肚……据说，只有这样虐杀的狗肉才特别香，特别嫩……

而与此同时，旁边一家狗肉店为了与邻居的小店竞争，就用传统方法将狗吊在树下，然后拿清水一瓢一瓢的往狗嘴里灌，一直灌、呛、撑到它气息奄奄，五脏破裂，气绝身亡为止……从那以后，我再没吃过狗肉。

成家后，我抱回两条狼犬。母犬名叫“大丽”，尤其凶悍，它经常欺负公犬“发利”，陌生人根本靠不到面前，还经常让妻子不敢进门。有时，我和妻子说话，妻子稍不注意碰我一下，或



者大声说话，它就立刻凶相毕露，摆出一副咬她的架势。没办法，只好将它送到乡下。大约半年后，乡下亲属才说，狗不吃不喝，挣脱铁链跑到河边，之后不久就死了。我这才知道，它是想

家，却找不到回家的路。伤心之余，我专程去乡下将它拉回埋在窗下。

母犬“大丽”活了3岁就走了，而公犬“发利”一直活到9岁搬进楼房。在此之前，它曾制止过一次歹人的偷盗行为。由于它拼命怒吼、撕咬，小偷只好知难而退，而附近一家邻居，值钱的东西几乎被一扫而光。

或许是住在楼房阳台不适应，年老体弱的“发利”自从搬进新家，就显得一蹶不振，加上我的疏忽和有意减少它的进食量、外出活动量，它愈加显得孱弱。在一场大雪的午后，它软绵绵地躺在窝中，嘴里含着半块馒头，气息全无……我知道，它不会再回来了；我后悔，如果住在平房，它还能再活几年……

现在，我养的一条混血吉娃娃“旺仔”已经10岁了。虽然孩子大了，远在北京，但正是由于它的陪伴，我的生活不再孤单，不再寂寞。我想，无论走到哪里，这份人犬未了情，都会继续。

征稿启事

您有铭记激情岁月的老照片吗？您身边发生过感人至深的工友故事吗？您和工会发生过哪些有趣的事情？如果有，那就用笔写下来，给我们投稿吧。

本版热线电话：63523314
本版邮箱：ldwbgh@126.com
本版面向所有职工征集稿件